



搜狐校园 强力推荐  
CAMPUS.SOHU.COM

《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》作者李海洋做序推荐  
继郭敬明后又一位实力偶像派唯美青春写手  
「新青春文学创始人」80后新唯美主义第一人

搜狐校园连续两年超人气80后作者  
一本不得不读的浪漫唯美小说

令无数少男少女期待、疯狂的青春读本

# 下一站，爱情

小堂 著

NEXT  
STATION

BUS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


搜狐校园 强力推荐  
CAMPUS.SOHU.COM

# 下一站，爱情

小堂 著



 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下一站, 爱情/小堂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5.7

ISBN 7-80187-769-1

I. 下… II. 小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76082 号

---

下一站, 爱情

策划: 梁小玲

作者: 小 堂

责任编辑: 石映照

封面设计: 红十月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 (传真)

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[nwpcn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nwpcn@public.bta.net.cn)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刷: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30 × 910 1/20 彩插: 8 页


字数: 190 千字 印张: 10.5

印数: 1 - 15000

版次: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87-769-1/I·251

定价: 22.00 元



谨以此书献给心仪的女孩——阿巍  
献给伟大的父母和一直关心着我的人  
献给在爱中迷失或者在爱中幸福的人

## 1

十六岁那年，我得了一种心病，是由一个从懂事以来一直做到现在的噩梦引起的。我问过一些心理医生，他们说是一种特殊的病。他们还告诉我，我需要的是让自己尽量平静，那样我比平常人还要好，可一旦有了刺激，我就会犯病，病症是急需一个人来安慰。

这种需求就像很多人有情欲、性欲一个样。

那个噩梦具体是这样的：每当午夜，我都会在梦中跟着一个女孩走进一条很深很黑的巷子，她好像触手可及，但等我想伸手抚摸她的秀发时，她就会消失，于是我好怕好怕，但我还是跟着她，走进一个四面没有门窗的房间，里面都是一个个女人的裸体，不一会儿就有人用硫酸将她们腐蚀。每次我总会吓得尖叫起来，然后继续梦到自己在一群比我很多的女人周围，她们柔软的身子和我纠缠不休，让我想反胃。

最后，我会在梦中惊醒，发现自己满头大汗。每当此时，我都会翻箱倒柜，只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陪我聊聊天的人的电话号码，可是最终才发觉在上海——这座神秘又孤寂、时刻在吞噬一些杂乱无章的琐忆的城市，自己没有多少朋友。

因为这样，在十七岁那年，我和一个叫楚楚的女孩子混在了一起，也就是人们所谓的男女朋友关系，至于有什么深层的原因，我真的说不清楚。

我和她之间也稀里糊涂——我会在看不到她的时候觉得寂寞，然后

## 1

小堂 / 著



xiayizhanaiqing

Love

很想她；看到她和别的男孩在一起，就想把那男孩揍一顿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这就是一种叫大男人主义的玩意儿。

青春期的女孩子和梦中的那群女人截然不同，她们有着能让我降服的温柔和热情。我喜欢和楚楚在一起的感觉，问题是我发觉很难走进她的世界，也许我们从走在一起到最后就是一个大错，所以在我快走完十七岁的时候，她还是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。我也没有再去找她。

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去找她，既然一个女人死心塌地要走，是没有办法留住她的。这应该和我的性格有关。

这种性格的改变是在后来，我认识了穗子——这个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又消失，消失又出现的女孩子。她是留学中国的日本女孩。

## 2

故事从二〇〇一年八月五日说起，这天是我十八岁生日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当初为了找个女的陪我过十七岁生日，于是认识了楚楚，稀里糊涂地谈了不到一年，挥挥手，不带走一点思念。感情这家伙，真莫名其妙，来去匆匆，像一阵风。

记得去年的这天，我和楚楚烛光晚餐，两个人摆好生日蛋糕，她双手拖着下巴，看着我吹蜡烛许愿，她说我闭着眼睛的样子很好看，那种感觉还真是温馨甜蜜。可转眼间，一切都一样了——该走的也都走了。

其实我早就有预感了，当我吹灭蜡烛时，感觉不久我们的爱情火苗也会如蜡烛，轻易地熄灭。所以，我就许了个愿：希望明年也有个女孩陪我这样度过生日，年年如此，那该多好！

可是，今天，我只身一人，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听着做作得快掉渣的音乐！不知怎的，想给楚楚打电话。真的，我们可以在几秒钟内喜欢上一个人，但即使拿几年去忘记一个人人都显得困难。难以置信的是，那个号码我还是记得那么清晰，还有当我拿起听筒时，她曾经的一笑一颦都那么清晰地定格在我眼前。

我毫不犹豫地拨出了电话，遗憾的是这个号码已经不存在了。无奈地挂了电话，五秒钟内又拿起电话，但不知道要干什么，我确实想找个人聊聊天，可是我找不到任何倾诉的对象。原来有一天我会变得这么寂寞。

不知何时起，寂寞、孤独总是经意不经意地爬上心头，成了我生命的点缀物。

当夜一次次爬上这躁动不安的城市，慌乱的人们丧失了曾经的快感，湮灭的灵魂又一次占据了心灵。当摇曳的灯光一次次闪烁在街头，而我成了这个城市的累赘，莫名其妙的来袭，夺去了我狂跳的心。

突然，老CD机停止了，是停电了。整个房间顿时变得很暗很暗，没了一点声音，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。我起身摸索着去点上了蜡烛，发现自己额头上吓出了冷汗。我是怕黑的，因为那个一直做到现在的混账噩梦。

点上蜡烛后，我趴在桌上，透过微弱的橘黄烛光，我想着在十八岁生日的今天，能否找到一个女孩子陪伴。我足足盯着烛光看了有五分钟之久，看得想流泪。

这时候，奇迹发生了，突然，透过光圈，一个女孩子的影子出现在我眼前，很模糊。我是在做梦吗还是幻觉？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。

我使劲地捏自己，然后猛揉眼睛，才发现只不过幻觉而已！可是，我总感觉她是真实存在的，感觉她就在我的身边，或者我们将会有的。那么迫切。这是上天的恩赐还是一个不怀好意的玩笑呢？

我坐在房间里苦思冥想了很久，可还是想不出个究竟来，于是就给黑子打了电话。黑子是我目前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同桌，好到什么程度，真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了，因为当初我绞尽脑汁想出个“形影不离”，可那小子要和我急，称打从心底不喜欢这词。可是我们后来竟成了情敌，爱情啊，确切地说：女人啊，还真害人不浅，再要好的朋友在它面前还是暴出了青筋，红起了脸，但我一直蒙在鼓里，我错怪了最要好的兄弟。我也就这样永远失去了一个好兄弟。

永远！

当然这是后面的事，有点扯远了。

这家伙最大的优点也是缺点就是有事没事地看色情光盘，那是大伙都



知道的。于是每次去他家玩我只能一人窝在房间看小说，他在客厅开着大功率的音响在看从小贩摊头称斤买来的毛片，那女人的叫床声总让我没心思把书看下去，于是我只能戴上耳塞，音量拧到顶，让耳膜都在唱歌。

黑子极不耐烦地接起电话，我想这家伙应该又在看毛片。“黑子，我刚才看到一女孩的影子在我房间了。”我细声慢语地和他说。

“小堂，该怎么说你呢，我觉得你脑子有病，应该去洗洗了。”这厮语重心长的，看着还真像有那么点样子。

“真的，我感觉她就在我身边，很近很近，马上就会出现，陪我度过十八岁的生日。”

“那你出去找找看，可能还真有的。呵呵。”黑子苦笑着说，“老兄啊，你最近是不是很空虚啊？还真有你那一套的，坐着发呆会看到女孩子影子的。”

“黑子，你听我把话说完，我真的……”

我的话没说完就被黑子给断了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先这样，我没什么心思听你讲故事，如果你觉得空虚的话来我这，我今天刚买了四五个毛片，一起来看看，包你解空虚，听说都是新姿势，顺便带几瓶酒来。”说完他就挂了电话。

这就是兄弟，哥们吗？挂了电话我纳闷着。也许，我真像黑子说的脑子有病，但我确实是空虚寂寞。靠，新姿势，还不就是那么些嘛，据我所知的，也就是黑子和我说的。

黑子可以享受他的毛片乐趣，可我呢，挂了电话，继续呆坐着。可我真的迫切感觉到有个人将出现在我的世界，我的生命。

大约是一刻钟之后，我索性起身，跑出了住宅区。我感觉自己疯了。我心里也有病——竟然想去寻找这个女孩子。

她真的存在吗？

### 3

靠在天桥栏杆上，看着穿梭的行人，我告诉自己数到一百如果没有出现一个满意的女孩就回家，可是默念一百，天桥下走过的是一位拄拐杖的老人。两百，五百，一千，始终没有一个满意的女孩子出现，可是我舍不得走，我心不甘。我总迫切地感觉有个女孩会在这个夜晚走进我的生命。

我有点失望，狠狠地将传单捏成一团砸下天桥，正想转身，突然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，“谁这么缺德啊!?”我感觉不妙了，听那腔调是外地口音。在我所知的情形中，如果这时候我探出头去说对不起，肯定会遭来大骂。印象中，那些外地女人骂人的凶样简直要了我的命，所以久久不敢伸出头去。

约莫过了半分钟，下面毫无动静，猜想那人应该走了，顶多也就来个背对着我，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探出头，真有诗歌中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意境。在霓虹灯下我看到一个女孩仰头看着我，是她，真的是她吗？

我已顾不上是否被挨骂，使劲揉眼睛，可是那个身影依然如此熟悉，她的一笑一颦，还有她的侧脸。虽然她只是在我幻觉中逗留了几秒钟，但我感觉她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存在了很久很久。

我一直盯着女孩看。她向我莞尔一笑。她的笑也完全是我想像中的，这么迷人。

是她，就是她，我认定她就是即将闯进我生命的女孩子。

我眼睛眨都不敢眨地看着她，直到她转身离开时，我才醒悟过来。我以自己都不可想像的速度跑下天桥，然而她却消失在转弯处了，我拼命地追赶，生怕这一见以后就再也不能见了。当我跑到街的尽头，她不见了，我在周围找了好久，可她真的消失了。

我站在人烟稀少的街尽头，头顶的那个时钟敲了十下，时间过得还真快。城市的街灯似乎没有了往昔的魅力，变得如此迷离。蓦地，一种

5

小堂 / 著



xiayizhanaiqing

Love



失落感和负罪感涌上了心头，搅得我心头一片混乱。

最后，我还是绝望地回了家。她消失了，那我还能再见到她吗？

## 4

转眼暑假就过去了，高三了，班级书桌上相应的多了很多杂碎物，也就是说离黑色七月近了。班主任开始盯得很严，很多“乖”学生都配好新眼镜准备奋战了。当然这当中也有我和黑子这种顽固分子。黑子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继续看他的毛片。而我呢？当然也改不了散漫的习惯。

高三开学不久，虚拟的网络世界在我们这所下三流的学校中像流感一样传播，我也成了受害者，搬了台电脑在家中，以驱赶寂寞的来袭。当然，那个只见过一次面的女孩子也影响了我，因为我一想到她就开始觉得空虚，于是网络成了我最好的选择。

可一个月下来，网络也就这样子，它还是无法改变我的生活，但我们还是无法摆脱它，这就是寂寞人的可悲。在网络上，多少人相爱过，但最后只会留下一段回忆。相厮守的日子总那么甜蜜，分手又如品尝咖啡，宁愿苦得让人发慌，也不愿加糖，让自己独自承受。

网络，它把我们彼此的距离拉得很近，但有一天又会把我们的距离拉得很远。这正如有风时走在路灯下的我们的影子。

在网络上呆久了后，我也稀里糊涂地认识了一个叫“钰”的网友。有时候生活不是我们能想像的，有时候生活更不能容我们去摆弄。

我是这样认识她的。

## 5

那是国庆后的一天，我还是很想念那个见过一次面的女孩，朦朦胧胧看过她一眼，可她的影子已深深刻在我心田。凌晨两点半，我想找个

人聊聊。

打开电脑，虚拟的空间空旷得正如我家门前的那块空地。屏幕上除了几个无聊的字，我再也找不到任何有亲切感的了。

突然，一个名字窜上了屏幕——钰，一个女孩的名字。

小堂：你好，看到你的名字，钰，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。

我是在把握机会，因为我很想找个人说说话，但我根本就是在说谎，我第一次在网络上戴着虚伪的面具骗人。

钰：真的吗？

小堂：是的，在哪里看到来着。呃……

钰：你很寂寞，你只是想找人聊聊天吧？

当我看到屏幕上出现这段话时，顿时觉得自己渺小得如爬到几十层楼看到的蚂蚁，几乎没有了影子。我好不容易撒了一次谎，却被她如此轻易地识破了。

小堂：我是很寂寞，但更多的是无奈。

钰：在这个世界上，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无奈，我们是要去牺牲什么，但我们不要去想能够如数偿还。

钰：你觉得爱一个未曾见面的人值得吗？

还没等我回答，她又问了，她似乎是我遇到的最成熟的女孩。问话这么刁，我很想问问她的年龄，但我又没有这个胆识。我好害怕，我怕结果是很残酷的。

钰：你觉得十八岁就谈这些很无耻吗？

小堂：不是。

我也不明了为什么会回答得如此干脆。

后来我们还聊了很多很多，我向她倾诉了很多心中的苦楚，说了那个见过一次面的女孩，不知何时起，我会不经意地在别人面前提起那个女孩，特别是黑子，现在他一听到我提起，他就借口上厕所，或者想拿把刀杀我而后快。钰也向我说了她喜欢的人。一个非常出众的人。她的话似乎特别深沉，似乎特别敏感，让我不知所措。

我们那天的谈话是在任贤齐的《依靠》中结束的。

那一夜，我没睡好。我一直在猜测她的模样，一个成熟的花季女



孩，穿着一件蓝色外衣，一条牛仔，一头长发飘在肩上，垂在胸前。和蓝天相依衬，一次又一次，为了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
不知怎么的，我有一种欲望，很想去见她，很想打开电脑就能看到她的ID，更渴望她能抚慰我沉寂的心灵，然而，我们似乎无缘，一个星期不能见到她的ID，屏幕上只有很多无聊的家伙在吐着无聊的文字，很直接地爱来爱去，让我想呕吐。

## 6

不知是多少天后，虽然我也开始慢慢地将她淡忘了，但偶尔想起，我总是想上网就能够看到她。

在等待的日子里，我一颗焦灼的心一次次被冰水似的物体浇灭。我想着我们再也不能聊了。

再次碰到钰是十几天后，她告诉我他们学校两个星期才能回去一次，这次她的话好像更沉重，原来她和心上人闹矛盾了。当我看到这些文字时，心中似乎有一种快感。当我告诉黑子时，他说你小子可能是喜欢上她了，可我死也不承认。

然而，在两个星期后的周末，她说他们已经和好。当我看到这些文字时，心中就有一种好似被针刺的感觉，隐隐作痛。

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喜欢上她了。

时间飞梭地逝去，到了十一月末，这期间，我不会忘记每天都会给她发一封E-mail，而她回得很少。我们除了谈心爱的人，也会谈理想、人生……

我曾经多次叫她出去见个面，但她都以忙为借口推辞。就在昨夜，世纪末的一个晚上，我收到了一封E-mail，是钰发来的。她约我明天到城市公园广场见面，说介绍一个朋友给我认识。

从我收到她的E-mail后，我的心一直在颤抖。我好怕，怕见到她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但我又觉得很幸福，比任何人都幸福。

我去把衣柜里那件我最满意的白色高领毛衣和蓝色休闲外套，牛仔裤熨得平平的。这是最能说服自己的装束，因为那里面有我最喜欢的颜色——白、蓝、黑。

这一夜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可我的心也就在这世纪末，经历了从波峰到波谷、从天堂到地狱、从火炉到冰窖的转折。

## 7

黎明破晓前，我却睡着了，但很快又醒来了，是被那只破闹钟吵醒了。

由于今天要见钰，我不准备再做其他事了，于是穿上白色高领毛衣和牛仔。等我全部打理好已是午后一点。离约会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。我打算先出去走走。等待简直是一种煎熬。

经过“勿忘我”花店时，顺便进去选了一朵红玫瑰，就往城市公园广场走去。

在很远处，我就看到了两个人坐在石椅上，我断定那就是钰他们。在我的那个角度上看去他们很亲热的样子，直到我走近时，才看出是一男一女。

我潜意识地握了握拳头，有一种想打人的冲动，但还是克制住了，慢慢地走到了他们面前。他们见我来了也站了起来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是她？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，为什么和我一直聊天的钰就是我一直寻找的人？我欣喜若狂，但为了不让她看出来，我还是保持了冷静、镇定。我告诉自己不能在她面前失礼。

我一直盯着那女孩子看。她向我嫣然一笑，那么熟悉，那么迷人。我想她应该没认出我那天用东西扔了她。

她一头长发披在肩上，白色的毛线衣外面是米色的大衣，牛仔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她，那双眼睛有着水灵灵的深邃。

在她面前，我感觉自己的心几欲窜出，还感觉心一直在燃烧，血液在沸腾。



“你好！”此时我才注意在她的身旁还有一个比较帅气的男孩，十八九岁光景，好深沉的样子，他说着就向我伸出手来。

“你好！”我不大情愿地敷衍了一下。其实我的心一直在那个女孩子身上。

“钰，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个网友吗？”那女孩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。

“是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他就是小堂，这位是穗子。”那个男孩，也就是一直被我认为女孩的钰，向我介绍了穗子，这个我过目不忘的女孩。

“什么，你是……”我想对钰说些什么，但始终没说出来，具体的就是为什么他是个男的，只是我真的不想说什么了。为什么这一切会是一个骗局，这事情真是稀里糊涂的。

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当我知道这一切时，顿时怔了一下，脑子轰的一声，似乎被什么狠击。我觉得头顶被什么东西压住，让我快窒息，感觉到自己的世界里一片黑暗。

我将藏在身后的花使劲地塞进蓝色休闲外套的袖子中，感觉周围有一层膜，将我隔开，里面是很压抑的空气。

我想找个坚硬的东西，一头撞上去，撞得头破血流，然后死去。钰，为什么你骗了我还不够，你知道吗？站在你身旁的这个女孩正是我一直寻找的啊。

他们好像还在谈着什么，但我没听。我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心思呆在这个地方了，我感觉自己是个很可耻的人，而且很可悲，这辈子我最恨的就是被骗。我是在网络上第一次戴着虚伪的面具游荡，但我未曾骗过谁，而钰一直藏着阴险、恐怖的面具，在欺骗我。

后来钰提议去边吃边聊，但我以有急事推辞了，因为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他。

他们走了。我还是留在城市公园广场。我沮丧地走在广场上。我想我需要冷静一下。当他们的踪影消失在我眼前，当穗子转身望了我一眼时，我才发觉我还有件更重大的事没完成。我还没和穗子聊过呢。

我心里嘀咕，为什么要恨钰呢，他不是很好吗，让我这么近距离地看到了我一直寻找的人。可是我现在恨极了自己，因为我就这样让她走了。

世纪末的晚上，一个灵魂游荡在城市公园广场。我想我是一只自由的孤鸟在飞翔，却怎样也飞不出那个网，走过一段悠长的不归路回头只是无法拂去的尘灰，湮灭了逝去的青春，回首道一声珍重，欲拾起留下的迹痕，却拾起久久未去的悲凉。

走在城市广场上，寒风吹得我发瑟。在近旁找张凳子坐下，抬眼望着城市的上空，霓虹迷乱了我的视线。

我用力踢了一脚脚边的东西，发出了叮咚的响声，此时才明白我是罪人，在这样的午夜，我夺走了这个城市的寂静。

我突然想起钰说过的一句话：在这个世界上，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无奈，我们是要去牺牲什么，但我们不要去想能够如数偿还。

是！在世纪末的今日，夜色中夹杂着阴森的气流，我们将送走一个无言的结局，伸手，抓住的只是空白与空气。

坐在冰冷的椅子上，低着头，我尽量让脑子清醒点，越简单越好。“喂，一个人这么坐着，不觉得冷吗？”突然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响起。

我抬起头，是穗子。我又一次使劲揉了揉眼睛，确定不是幻觉。

“穗子，是你啊，你怎么这么晚还在这里？”我有些疑惑地问。

“随便逛逛，回家也没事。”说着她已在我身边坐下。

我好像轻松了不少，心中的那个团似在消融。不知为什么，她的话是那么能让人沉醉。

“你觉得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很傻吗？”我们一起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，让我不知所措。

“是……不是……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。我的心里是多么矛盾。我觉得我的心中已被什么东西卡住，那是穗子带给我的，就凭那几句话和几面之缘。

“你怎么了呀，怎么说话有点怪怪的，到底是还是不是呀？！”她笑



着问我。

“是……不是……”

“喂……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，是在耍我吗？”

“没，没，没，绝对没有，天打雷劈。”我说着还真傻傻地举起了手。

“你这人还蛮风趣的。”

“是的，大家都这么说，疯疯癫癫才有趣。”

“你还真来劲啦，是不是找人骂啊?!”穗子显然被我的话给逗笑了，但我读出她笑得有多苦，这是我不想看到的，我的心也不禁有点难受，但我不想说出去。

“对了，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当地人，是吧？”

“对，我是日本留学中国的，学中文，在什么学校也不用说了，你们男生肯定知道的吧，上海高中美女最多的。”她说完又笑了。

我知道穗子说的肯定是市三女中，有多少男生对那学校是垂涎三尺，恨不得自己就是那里面的学生，那样简直像进了女儿国。

“日本，日本，日本!?”我嘀咕着。

“日本怎么了？好像你们都很排斥哦。”

“日本，就是那个有樱花的国度，就是那个曾经在我们伟大祖国做了很多肮脏事的国度是吧!?”我说完也笑了起来。

“原来连你也这么看，还以为你会是好人呢。”说完她把头转到另一边去，很纯粹的女孩脾气。

“没，没，没，开玩笑的。”我以为她生气了。

“呵呵，量你也不敢。”她说完就静坐在那里了，好像想起什么事似的。

“原来你在吓我!”我在她面前做了个想挠她痒的动作，但她没有躲避，只是静静地望着地面。于是我也停住了手，一声不吭，我们两个人陷入沉默。

“我觉得我很傻，傻得无可救药。”过了几分钟她说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是钰，我们认识半年了，原来他还有一个女孩。在不久之前才告诉我。”

“什么，他还有别的女孩，他……”我感觉我心中怒气完全上来了，

快要冲出我的心口，把我的话都压住了。我想钰此刻就在我面前，一定给他一拳。

“他这个大骗子！”我握紧拳头说。穗子只是静静地望着我。

“我可不可以借你的肩膀用用？”她说说着已扑到我的怀中，紧紧抓住我的白色毛衣。

她抽泣着。

“你哭吧，哭出痛苦，哭出哀愁，让不愉快远离了你，一切就好了。”我是说真的，心中有了苦，有时候哭出后会舒服些。

没等我把话说完整，她真的大哭起来。说来就来，还真让我心痛。

她把我的衣服抓得愈紧了，似乎这一辈子跟定我似的。我的那双手僵在半空中，像找不到家的孩子。我想抱紧她，让她在我的怀里躲风，忘记所有的哀伤。

那些东西打骂也不会回来。

那些分离再想也没有用。

就让它们都去吧。

随着风都远远去吧。

13

小  
堂  
／  
著

## 9

那一夜，她就躲在我的怀中，和我说了很多，她是一年多以前带着一颗快僵化的心来到了上海。在认识钰之前她在东京有个男朋友，算是初恋情人。他深深地爱着她，她也一样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用这样的爱去联络你我的心，已是很不容易的了，但她还是横下心，来到了上海。因为他被查出得了艾滋病，父母的压力太大了。

她说永远忘不了离开之前床上的他，一个十九岁的男生，那么憔悴，那个眼神多么可怕。但她最不敢相信的是，这一走便成了永别。

她说说着说着哭了，我们一直坐到深夜。我怕她冷，把外套披在穗子



xiayizhanaiqing

Love



身上，而自己撑着。最后，她说太晚了保姆会打电话告知在日本的父母。

她就走了，留下一个笑，真的是我喜欢的那种笑，就如东京樱花般的美丽。

由于穗子走得太匆忙，连什么联系方式都没有留，我直到回到家躺在床上才想到，我忍不住随手拿起昨晚消遣用的《挪威的森林》往头上砸，让自己清醒一点。我骂自己怎么就这么傻。

当第二天醒来时，我感觉自己发烧了，不知怎么的，我很想见到穗子，但没有联系电话什么的，当然找不到穗子，可是我心里很想见到她，宁愿看她哭泣的样子，我只是想见到穗子，但这也显得这么难。

当然，我也想过通过钰，但我一想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恶心，而且虽然他对穗子不好，但从穗子伤心的样子中我明白钰对她还是蛮重要的。毕竟当一段就算是存在欺骗的感情走向破灭也不是很容易的。因此我很快就打消了找钰的念头。

这样一来，唯一能找到穗子的就是在她学校门前等。可是好几天下来根本没什么进展。我放了学争分夺秒地赶到穗子的学校，但就是不能看到她的影子。也许缘分就是这样捉弄人的。

黑子总是不耐烦地骂我，因为他一直被我像布袋子拉来拉去，为了收买他，我只能每次见不到穗子后，牺牲十块钱陪他去买三个色情光碟。我想只有这样这厮才会不厌其烦地陪我走来走去。

每次买完毛片在半路上黑子总语重心长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兄弟啊，你听我说，现在还能找到几个像你这样追女孩子的啊，就你那胆也追女孩子，站在面前还脸红的。”说完这话他付出的代价就是挨我打。

也许黑子说得很对，就我那德行还谈恋爱，真嫩着呢。女孩子一投怀，话没了，想问的也忘了。可是我真的忘不了穗子，想和她说话。第一次对一个女孩这么想念。

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，我再一次见到穗子是周末午后。我去书店买书回来。那天竟然莫名其妙地下了夏日午后常有的雷阵雨。

一开始走着走着还好，只是老天一直板着个脸，灰沉沉的，像受了委屈的少妇，然后开始落几滴雨，像是少妇哭泣前的征兆，紧接着没走